

乡村教师高自仁：

60 多根拐杖，撑起乡村学子的明天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彭昭之

普通人走一小步，只需不到一秒。可对因小儿麻痹症导致腿部残疾的高自仁来说，需要三个步骤：用拐杖撑住前方，身体往前移动，保持平衡后再继续下一步。

在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区梅岭镇大山里从事教学工作的42年中，高自仁用坏了60多根拐杖。

60 多根拐杖，撑起乡村学子的明天

今年60岁的高自仁，出生于梅岭大山里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不到一岁，因为小儿麻痹症医治不及时而落下终身残疾，左腿肌肉萎缩，不能正常走路，只能借助板凳一步一步挪动。

凭借自己的毅力，高自仁完成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业。1977年，村干部找到刚刚高中毕业的高自仁，告诉他村里小学的两名老师走了，正缺老师，让他去顶几天。

高自仁回首自己的求学路，深知教师的引路人作用，也更想起像自己这样身患残疾的特殊学生，正是在老师的呵护鼓励下才得以继续求学，于是他答应一试。

这一试就是42年。

这42年里，高自仁用60多根拐杖走遍了梅岭的山山水水，也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山里的孩子。“以前都是沙石路、泥路，摔跤是常有的事。”高自仁的左手手心被拐杖磨出厚厚的老茧，隔几周就要拿刀削一次，“不然顶着不舒服”。

和高自仁共事多年的高扬耀说：“别看他走路不方便，每天他肯定是最早来学校的。”然而，说起教学路的艰辛，高自仁总是会先说一句：“现在已经好了。”在他看来，这42年最深刻的感受并非苦难，而是“自豪”。

“教了那么多年，教出了很多学生，过年过



▲高自仁在给一年级的孩子们上课（2018年9月3日摄）。新华社记者彭昭之摄

节回来都会来看看我，被人惦记着的感觉很好。”高自仁笑着说。

挺立的不只是残疾的身体，还有精神的力量

初到学校时，从小在山里长大的高自仁普通话说得不好。于是，他坚持每天听广播，跟着广播里的发音训练自己的普通话，一旦发现学生跟着他发错了音，哪怕用一整节课的时间，他也要帮助学生纠正发音。

20世纪80年代山里学校条件有限，有的学生缺少课桌、板凳，高自仁就自己从家里带到学校来，有些家庭比较困难的学生缺少文具，他也会掏钱给学生买。

如今在梅岭镇一所小学任校长的高小梅是高自仁带过的第一届学生，在遇到高自仁之前，

她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教师。

“高老师给我们上课不仅需要脑力，还要费体力，那时班上学生多，拄着拐杖在讲台上来回走动已经很累了，自习的时候，谁的作业不会做，高老师还要走到学生身边去辅导。夏天，一节课上完，他身上的衬衫都湿透了。”高小梅回忆说，她初中毕业后选择去读师范，也是因为想成为高老师那样的好老师。

1996年，高自仁获得了去南昌师范学校进修的机会，经过学习和考试合格后成为当时镇上为数不多的“民转公”教师，捧上了“铁饭碗”，但高自仁依旧坚持上下班，“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丝毫没有放松教学工作。

羸弱的身躯，无尽的大爱

高自仁深知，当一名好老师，光上好课是

新华社记者赵久龙

连日来，多家媒体报道江苏宿迁市泗洪县归仁镇苏洼村“90后”村民吴邮邮飞身挡车救三童致骨折住院的事迹，感动了众多网友，大家称她为“最美妈妈”“顶车姐”。3月29日，吴邮邮结清3.7万余元治疗款，出院回到家里静养。治疗期间，她婉拒了三位孩子家人送来的1000元感谢款和一篮子鸡蛋。

尽管因救人而负伤，花去了一大笔治疗费，但吴邮邮和家人都无怨无悔。“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择冲上去救老人和这三个孩子。”吴邮邮说。

“不后悔”：飞身挡车救三童，个人安危不及想

“今天出院。”吴邮邮丈夫朱涛29日清早在朋友圈发布。这10多天，他放下南京的物流工作，陪在妻子身边，悉心照顾。

事情还得追溯到半个月前。记者在事发现场视频监控画面上看到，3月15日下午5时许，在泗洪县归仁镇克复桥附近发生危险一幕，一辆载有三名小学生的电动三轮车在爬坡时发生侧滑，驾驶人无法控制，眼看车要摔到桥下的沟渠中。危急时刻，路过的吴邮邮飞身跑过去用双手从车后阻挡三轮车。但因车辆惯性较大，将她连人带车一起推进身后的坡沟里。

“车有点重，没有挡得住，自己被车推下去压住了，幸好附近的群众和我家人赶来救援，老人孩子都没事。”吴邮邮说，在巨大的冲击力作用下，她左腿胳膊骨折，在泗洪县分金亭医院做了手术。

朱涛得知消息，第一时间从南京赶回去。

“他见到我就哭了，担心我出事。”吴邮邮告诉记者，朱涛在回去路上还出了车祸，小货车被撞，幸好人没事。“公公婆婆也都怪我，他们说救人对的。”

“如果没有吴邮邮的挺身而出，老人孩子翻进沟里后很可能发生危险，警方已经为吴邮邮申报见义勇为奖励。”泗洪县归仁派出所副所长闫保利说。

生于1990年的吴邮邮，自己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当时就是本能反应，来不及想有没有危险，我相信不管是谁遇到了都会去救人的。”她说，“尽管受伤住院，但我不后悔。”

“不想红”：英雄未必身披甲，女子本弱为母刚

“小女子，大能量，为善良妈妈点赞。”“为弘扬正能量喝彩，泗洪‘最美妈妈’。”“一身正气的人，危急时刻会体现。”“大爱女子不怕危险，母亲情怀功德无量。”……

吴邮邮的救人“壮举”在网络上迅速走红，一时间，她成了热点人物，这让她和朱涛都有些“不知所措”。

不少网友转发留言，有人称吴邮邮是“最美妈妈”，也有人称她是“顶车姐”。“我们感动的是她奋不顾身冲过去救孩子们的举动，而不是（关注）她这样做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网友“大王叫我多巡山”说。

英雄未必身披铠甲，但总会在危难之际，救生命于水火之中。有评论认为，每个母亲都有爱子情怀，女子本弱，为母则刚，是母亲的本能促使吴邮邮飞身去挡车。“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也许是母爱的力量驱动她奋不顾身去救人，这是一种勇敢的力量。”泗洪县委宣传部一位干部说。

“我们只是普通人，不想过度曝光，真不想红。”面对雪片般的赞誉，吴邮邮有些不好意思，“能得到大家的理解，我们很感激，也激励自己，做更好的人。”

“不能收”：婉拒对方感谢款，自力更生筹医费

吴邮邮挡车救人的事迹很快传播出去，她的伤情也受到大家关注。

3月20日，吴邮邮在泗洪县分金亭医院进行手术。泗洪县见义勇为基金会理事长谢高云前来医院慰问，并送来了5000元见义勇为慰问金。泗洪县政府、县公安局工作人员也前去慰问。

3月29日，吴邮邮结清3.7万余元治疗款出院。治疗期间，三位孩子的奶奶刘玉梅带着儿媳到吴邮邮处表示感谢，送来1000元感谢款和一篮子鸡蛋，但被吴邮邮婉拒了。

“尽管我家条件不好，但我们村前村后的，都知道她家条件更困难。这1000元还是他们东拼西凑借来的，我们坚决不能要，心意领了。”吴邮邮说。

目前，吴邮邮的左腿打入了钢钉，一年后还得做手术取出。她得躺在床上静养，1岁多和不到9周岁的两个儿子由公婆婆带着照料。作为家里唯一的劳动力，朱涛得回南京工作挣钱了。

朱涛告诉记者，在家里，婆媳、妯娌关系一直很和睦，村里的人都夸吴邮邮好。吴邮邮受伤后，朱涛很心疼，可吴邮邮反而安慰他。“虽然‘断’了一条腿，可救了老人孩子，值得。”

“能娶到她这么善良的姑娘当老婆，我很幸福。”朱涛说，“很感谢有公益组织联系我们帮助解决医疗费问题，但我们不想过度曝光。感谢县里各个部门给了1万多元慰问金，我还年轻，剩下的治疗费用我自己去挣吧。”

「顶车姐」飞身挡车救三童 婉拒对方感谢款

女法官向晖：

这些迷途少年，能救一个是一个

本报记者王研

47岁的向晖一头短发，齐刘海圆脸加上一副黑框眼镜，气质憨厚。她并不描眉画黛，坐在办公室里也不起眼，只有在审判席上敲响法槌的那一刻，属于法律的威严气场才散发开来。

从事少年刑事审判工作27年，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的女法官向晖已不记得帮助过多少误入歧途的孩子，她总是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扶这些孩子一把，让他们今后的路走稳、走好。事实上，她真的做到了。

对未成年人的关爱，延续到审判之外

1992年，从学校毕业的向晖被分配到麒麟区人民法院工作。半年后，麒麟区人民法院为应对当时较为突出的未成年人犯罪现象，成立了云南省第一家少年刑事审判庭。

初出茅庐的向晖第一次接触未成年人案件，只觉得震惊：一个只比自己小几岁的男孩儿，却有着与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轨迹。“明明是同龄人，却因为家庭、教育程度、个人选择的不同，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随着工作经历不断增加，向晖的感触越来越多，直到三年后，一起案件促使她开始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

这是一起盗窃案，被告人是一名16岁的少年。从小到大，他连自己的父母是谁都不知道，四处流浪。扒着火车来到曲靖后，他实施了多起盗窃案。法院判处他两年有期徒刑，向晖到看守所宣判时，劝他“等出去以后好好做人，不要再偷了”。他却说“我出去了也还得偷啊！无父无母，没上过一天学，靠什么生活？”

当时，尽管向晖劝他“你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去找点事情做”，但走出看守所，连向晖自己都觉得这样的劝解实在太过苍白。

这件事让向晖意识到：对犯罪未成年人这个群体的关注，不应当随着案件审判的结束而结束，更不应停留在浅层次的说教或者物质上的嘘寒问暖，对他们的关注，还需要更深入、更有效。

那些年“坑”过的娃

“现在网上常常说坑爹、坑妈，但我们接触的孩子，有不少是被父母坑的。”向晖说，孩子走向犯罪，与家长有很大关系。

从事少年刑事审判工作的20多年里，向晖见过不少“奇葩”家长。

一个少年连续3次抢劫学生，审理案件时，孩子在法庭上说“我错了”，旁听席上的家长竟一跃而起，大声叫喊，“你不要承认干过这些事！”

一个17岁男孩因贩毒受审，需要法定代理人到庭。男孩告诉向晖，父母离婚后，自己和哥哥跟着父亲一起住，但已很久没见过哥哥了。向晖找到男孩的父亲后，他竟摆摆手不耐烦地直接拒绝到庭：“管不了管不了！老人在杨林监狱服刑，老二现在也在你们手上了，你们爱咋办就咋办吧！”



▲法院公众日，学生们来到向晖办公室，请她在案例警示教育读本《为您点亮一支烛光》上签名。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供图

另一起案件中，三个同学关系的未成年人一起贩毒。向晖调查后发现，其中一个人的妈妈自己就是吸毒人员，且“以贩养吸”。为筹集毒资，她不仅让儿子帮着自己进行零星贩毒，甚至让儿子发展自己的同学当“下线”。最后，三个孩子全都被判处实刑，进了监狱。

办理未成年人案件20多年，向晖也见过不少一心想管好孩子却适得其反的父母。她感慨：“教育，真是世界上最难的课题。”

2017年，向晖办理了一起贩毒案：一名16岁女孩离家出走后，在曲靖遇上了“热心大姐”——这位大姐不但供她吃住，给她买了不少好东西，后来还“大方”地带着她一起吸毒！不谙世事的女孩并不知这是圈套，直至帮“大姐”贩毒时被警方抓获。

即将宣判时，女孩父母来到法院，“一看就是老实本分的农民。他们说平时对孩子管得很严，孩子离家后他们到处找。”没想到，再次相见时，女儿却将在监狱里度过两年时光，这让父母在法庭上难忍悲痛，放声大哭。

“什么样的教育方式才能让孩子接受？应该没有标准答案。”向晖记得一个15岁女孩因参与抢劫受审。看到这么小的女孩被男网友引诱、离开家、走向犯罪，自己又心痛、又气愤。她质问其父母：“孩子这么小，不见了，你们就不去找找？”结果，家长委屈地说“我们找了。找到了后用绳子把她捆回家，她又偷偷跑出去了！”庭审中，一般未成年入犯罪后见到父母，都会或委屈或悔恨地哭泣，但这个女孩见到父母时，目光里却充满了仇恨。

“我经常想，等退休了就把办过的这些案子整理出来，因为里面有太多深刻的教训。”向晖说，天下没有哪个家长不希望孩子成才，但因教育理念、方法的偏差，有的家长越努力，越把孩子推向对立面。因此，有了女儿后，她也经常提醒自己教育孩子时“要讲方法”“不要粗暴”“争取和女儿做好朋友”……

“他们的主观恶性不深”

在办理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向晖总是心怀母性的柔情，尽最大努力挽救这些误入歧途的未成年人。“人们对有过犯罪经历的人总是避而远之，认为他们不可能变好。”向晖说，“但是，未成年人犯罪有许多无法忽略的客观因素，他们的主观恶性不深，人生还长，能救一个是一个！”

2016年办理的一起未成年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件，给向晖留下了深刻印象：被告人是一名高二学生，此时，向晖的女儿也在上高二，“女儿在为以后考上心仪的大学努力拼搏时，这个男孩却为前途和命运志忑痛苦。”

“孩子真是太可惜了！”向晖看到卷宗后，心里非常难过，因为这起案件实在太过特殊。这是一个从小在离异家庭长大的男孩，成绩优异，还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但自从其母与人网恋同居，他平静的生活就被打破——对方游手好闲、品行不端，与母亲经常发生争吵打骂。男孩的母亲多次想分手却受到生命威胁，唯有悄悄搬走。之后，平时住校的男孩不知母亲已经搬走，来到两人的出租屋，却被男子持刀威胁“把你妈叫回来！不然就杀了你！”在两人争执抢刀的过程中，男孩刺伤了对方……他马上拨打了110，只是一切为时已晚，男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2016年5月，男孩被刑拘，等向晖到看守所送达起诉书时，已是年底。看完起诉书，男孩痛哭不已。向晖以为他是担心自己的刑期，但男孩却边哭边问：“阿姨，我想读书，我以后还能不能读书？”

这一刻，向晖的心碎了。但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犯罪的起点刑较高，此时案件还未审理，她只能告诉男孩“你在里面一定要安心，你多花些时间自学看书。千万不要跟人学坏了！”

我最希望“功成身退”

“这些年，很多当事人慢慢地就不再与我联系了。”向晖说，每当这时，自己反而感到欣慰，因为这说明他们的生活进入了正轨，真正回归了社会，“我们也就功成身退了。”

办过这么多案子，向晖最大的感受是：九年义务教育应当真正落到实处。因为相较于纷繁复杂的外部社会，学校就像一个保护罩，可以让未成年人免受社会上不良人员和风气的滋扰。“绝大多数孩子都是离开学校后犯罪的。”向晖说，孩子被开除、勒令退学，或自己厌学而导致辍学……一旦离开学校被推向社会，这些心智都还未发育完全的孩子，就很容易走偏。

除了刑事案件，近几年向晖也开始接触涉及未成年人的民事案件。2017年她接手了一件虐童案，当和长期被继父虐待的孩子交谈时，4岁男孩脱口而出的话让她惊呆了。

“等我以后长大了，我要宰了他！”

“这就是犯罪的种子。”向晖说，虽然过程很艰难，但法庭最终成功剥夺了其继父和母亲的监护权，孩子被送到了福利院。“去年到福利院做跟踪回访的时候，孩子特别高兴。看见我们来了，还怕我们把他领走，怕福利院不要他了。”当时，向晖又高兴，又心酸。

工作27年，向晖利用工作之余对300多名自己判处的未成年犯进行了回访帮教。这些孩子有的在狱中对未来感到迷茫恐惧，有的出狱后在社会上遇到困难，向晖都尽力帮助他们。有人数年后找到向晖，只为了让“向大姐”看看自己的女朋友……

让她欣慰的是，相比20年前，社会对待犯罪未成年人的态度转变了。“学校允许被判缓刑的孩子重回校园，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她说，如今很多家长对教育的重视也不断提升，即便孩子犯了错，也仍想方设法希望他们能够继续求学。

“我经常想，如果刚工作那几年有现在的经验和想法，有些事情可能会做得更好。”向晖说，每当想到自己的处理方式不同，可能会让这个孩子今后有不同的人生的，自己就会特别谨慎。“法律是无情的，但我们可以通过人为的努力，把孩子们引向光明的未来。”

新华社南京电